李蕭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唐書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爲兒時夢人貴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
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
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
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
入洞諭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
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理

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隨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朞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蔽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

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書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妻鬻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須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蹕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游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以備惟其

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紱躐階朝陞
夕改正闕不給加以負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
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惜班榮息匪服
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
病者已解還授負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
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
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
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之窶不安居
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

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賈於上人窮於下如
令邊塲少疎恐逋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
衆閑邊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
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
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家四海又比緣征戍巧
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
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屬名僞
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
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
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投驛

者役遠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
蠶猾不得而隱又大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
持大鼓者已二萬負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
費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丐罷官無所嫁
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脩文館大學
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
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
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懵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
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

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
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弋后時汜水獲瑞
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
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
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承人祖德言爲祕書少監至忠少與
友朋諸路會兩雪人引避至忠曰盜有與人期可
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仕爲伊闕洛陽尉遷
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
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與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爲御

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議諸
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
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
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
嘉慙至是承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
玠與承嘉等罪貶棗震悚遷吏部侍郎檢兼中丞
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誣侍御
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
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累日
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

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爲陛下不取帝納其
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
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
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
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爲是
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
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
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
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
近戚有無厓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

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罕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密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殖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黙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寖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

刑部尚書復爲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逆謀先
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
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爲
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史因武三思得
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遽發韋洵璧
持其女抵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
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
不能自返也妹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
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
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
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
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故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
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
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
廣微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敬魏州長史號才
吏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
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彷洋岷峨與
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

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頻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爲忠犯忤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已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

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歷吏部黃門侍郎脩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易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

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密罕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洎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爲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鼷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鼷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揔曾孫祖貞伯襲郇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若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

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叙昆弟附屬籍武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絲是河朔人多流徙若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道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荆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爲非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

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盈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令爲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爲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宗景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爲政嚴下皆股慄入爲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換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爲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

負鼎于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謂逢堯不能荅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義襲冠冕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賛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豔后挾寵王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淹

才益可怪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悞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陬信自取之歟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唐書一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敕撰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百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冇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

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
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
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
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
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
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
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
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
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隨我爲淫刑王聞公之言
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
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
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
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
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揔管張柬之等謀誅二
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討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
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
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
此始崇曰北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

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崇與宋璟建請王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閒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侍邊功可乎比來王侯冒觸憲網

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
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
貢獻以自媚于上入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
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
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
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
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
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
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
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
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
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
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
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
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
新即位且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
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

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
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
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
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
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
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故其旁且焚且
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
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
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
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詰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祆

今祆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
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
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
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
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
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
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
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
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
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

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
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
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
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
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會
懷慎卒崇病疝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
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
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
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
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

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
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
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
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
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
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荅至譴帝
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
之且山有朽壤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
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
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

供擬既具請東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宜奉神主
舍太極殿更作新廟中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
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
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
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
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
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錙尺是競
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碓既共有之至相推
倚以頻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
後爭昔楊震趙岑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眞識去
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
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
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
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
墓柴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
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
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
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
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
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

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愼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太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諂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嘗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愼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

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
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
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
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
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
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
名三子彝昇弈皆至郎刺史
弈少脩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
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
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
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閎居右相
牛仙客幕府仙客病其閎彊使薦弈及盧奠爲宰相
仙客妻以聞閎坐死弈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昌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
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
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狠以田歸使
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昌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
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吏湖常二州
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

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
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終變王傳自
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
墳曰復眞堂中刻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
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
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
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
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
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目

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
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
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
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
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
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
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
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
朝堂三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誚事

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異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犀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恣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誣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

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
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
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
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
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
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
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
能給吏置比冬選流品淆許璟與侍郎李乂盧從
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

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
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
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
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
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
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
茅蓑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
棟宇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
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
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

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
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
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
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
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
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
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
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
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
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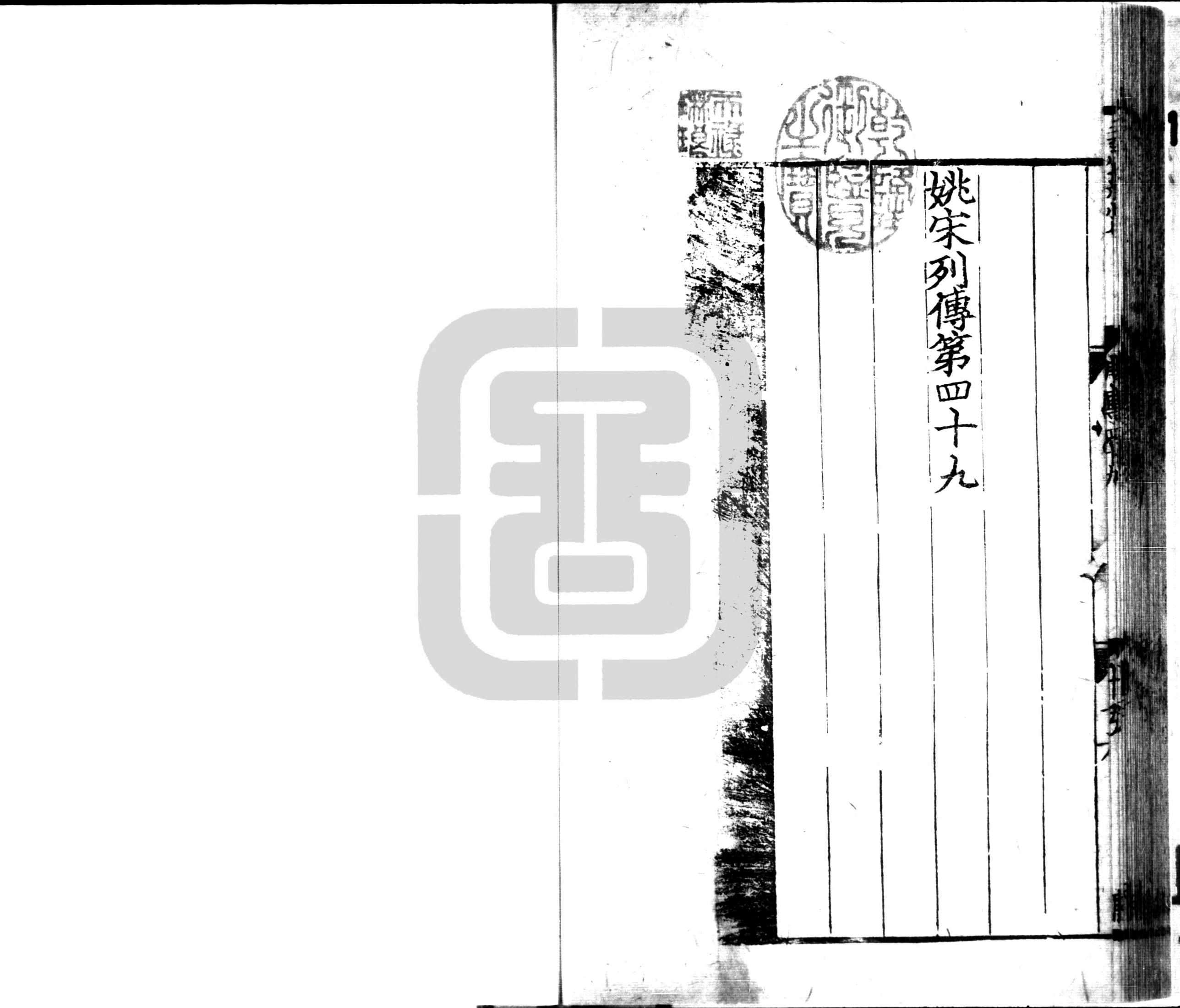
表盎引却愼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
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
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實孝諶故事墳高
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者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
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
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
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度
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
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
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

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
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
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
比來人間競務靡費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之用高
家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
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官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
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
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
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
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

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
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
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
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
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
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
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
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
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
乃命璟爲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

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
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
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
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
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
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
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
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
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
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
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
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
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
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
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
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
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
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奏威武爲
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繼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
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梜見其危言切議未

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
尚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
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
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
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
劒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
恕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
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
物議穢薄之留死江嶺昆弟皆嘗飲俳嬉而衡最
險悖廣平之風裴馬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
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
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
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
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
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
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
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
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